

T5238.07/7671(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新又卷之九

鄒陽獄中上書

前代  
緯真氏摘取

西史  
九條止生氏品次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  
生爲秦書長平之事太白饒昂昭王疑之夫精誠  
受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刑

鉅文卷之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甬東屠 隆緯真氏摘取

西吳茅元儀止生氏品次

鄒陽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  
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  
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太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

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亾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無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  
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  
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  
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  
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  
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

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  
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  
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  
爲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  
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  
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  
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  
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

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

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亾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  
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  
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  
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  
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  
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風九月塞外草衰夜  
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



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鄉陵獨何  
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  
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  
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  
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  
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  
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剄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  
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  
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鄉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  
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  
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  
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  
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  
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

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  
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  
十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  
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  
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  
陵歆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  
之遂復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  
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

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  
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  
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損妻子  
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之  
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  
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  
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  
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  
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

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  
蒞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  
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  
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  
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  
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剝身絕域之  
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  
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  
至於伏劔不顧流離辛苦歿死湖北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  
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天  
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  
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  
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  
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  
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  
死則塋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  
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  
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  
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  
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  
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司馬相如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  
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  
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  
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夫何一佳人  
兮步逍遙以自虞嵬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  
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嫌移而  
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  
慤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奉虛

古今文苑卷之六  
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  
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颺颺而疾風  
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  
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  
音颺風颺而赴閨兮舉帷幄之檐檐桂樹交而相  
紛兮芳酷烈之間閨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  
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馮噫  
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  
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  
兮聲噌吰而似鐘刻木蘭以爲棖兮飾文杏以  
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  
構櫨兮委參差以棟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  
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燠爛燁而成光緻錯石  
之旣甍兮象璫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  
組之連綱撫桂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  
噉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  
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

古今金文卷之九  
十一  
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  
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  
叩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  
歛兮蹤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  
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搏芬若以  
爲枕兮席荃蘭而蒞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鬼若君  
之在傍惕寐覺而無見兮鬼廷廷若有亾衆雞鳴  
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  
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

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  
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  
忘

邯鄲淳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  
胄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  
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  
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  
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  
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尙設祭誄之辭曰  
鬱伊孝女擘擘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  
女巧咲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

茲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伸告哀赴江永號視  
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  
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  
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  
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  
鏡勞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  
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脩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  
扶自直不鏤自彫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  
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

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  
列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  
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昆



陳琳爲袁紹檄州郡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

金文卷之九  
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  
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  
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  
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  
鬻司傾覆重器操贅闔遺醜本無懿德獯豸鋒協  
奸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  
官暴國於是提劔揮鼓發命東下收羅英雄棄瑕  
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  
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

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  
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與獲秦師一  
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殘  
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  
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弥重一夫奮臂舉州同  
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  
所幕府推疆榦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  
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

金文卷之九  
十一  
亾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  
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與  
州方有北鄙之警匪皇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  
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  
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  
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  
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  
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  
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



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卽日幽并青  
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  
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  
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  
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  
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  
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鮑昭蕪城賦

瀟池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施以漕  
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奧四會五達之莊當昔  
全盛之時車挂韉人駕肩塵閉揅地歌吹沸天孳  
貨鹽田鏹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研故能侈秦  
法佚周令劃崇墉剝濬洫圖脩世以休命是以板  
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  
崒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賴壤以飛  
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

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  
或階闔磨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  
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藪藏虎乳血餐膚崩  
榛塞路崢嶸古堠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  
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  
薄紛其相依通池旣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  
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  
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戈林釣渚之館吳蔡  
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

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莫不埋  
菟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  
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  
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  
代共盡兮何言

江淹恨賦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  
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  
山爲城紫淵爲池雄圖旣溢武力未畢方駕龜鼉  
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竟斷宮車晚出若乃  
趙王旣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  
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  
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



柱弔影慙冤情徃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  
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  
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  
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  
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  
孺人右顧稚子脫畧公卿跌宕文史齋志沒地長  
懷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  
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竒意人脩夜  
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  
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泊起血下霑襟亦復含酸茹  
歎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而地歌吹  
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  
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  
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駱賓王代李敬業起兵誅武后檄

彼僞周武氏者人非溫潤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  
陳曾已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  
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  
袂工讒狐媚偏能惑主陷元后于暈翟致吾君之  
聚麀加以虺蜮爲心豺狼成性騁狎邪佞殘害忠  
良殺子屠兄弑君鷄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  
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  
宮賊之宗盟委之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

金文卷之九  
二四  
侯之已亾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璠帝后識  
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族公侯冢子奉先君之  
遺訓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典悲良有以也桓  
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以氣感風雲志安社稷  
因天下之失望遂四海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  
孽南連百粵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  
紅粟倉儲之積匪窮江浦黃旌匡復之功何遠班  
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  
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斯制敵何敵不摧以斯攻

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  
十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  
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儻能轉禍爲福送往  
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  
指山河若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柳毅傳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此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荆川次子而夫婿樂

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  
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於舅姑舅姑毀  
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  
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  
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  
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  
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  
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  
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

何術可導我耶女悲泣再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  
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旣許而問  
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  
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  
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  
無有碍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語之心誠倍託  
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  
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  
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

宰殺乎女曰非羊也兩工也曰何爲兩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家乃訪于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二扣俄有武夫出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

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竒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指毅止大室之

隅曰客當居此以伺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壁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竒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

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  
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言粗  
畢而宮門間景從雲合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  
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  
非人間之人乎毅曰然遂入拜君亦拜坐於靈虛  
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  
而來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  
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  
於埜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

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滴誠怛人心  
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  
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夫之罪不診鑿聽坐貽  
聾瞽使深閨孺弱遠罹辱害公迺陌上人也而能  
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  
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日以書授之令達  
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  
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  
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

鍾文卷之六  
二六  
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  
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  
德于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  
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  
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  
舌朱鱗火鬚頂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繖繞  
其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  
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  
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

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爾幸爲少盡繾綣  
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  
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  
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前所  
寄辭女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  
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  
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入宮須臾又聞怨苦不  
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  
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  
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寬不然者是爲  
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攜退辭謝俯  
仰唯唯錢塘乃告兄曰適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  
午戰於彼未還於此申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上  
帝知其寬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  
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  
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  
傷稼乎曰八百里曰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撫

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過忍然汝亦太草草  
上帝靈聖諒其至寬不然者我何辭焉從此已往  
勿復如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  
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  
以其潔初笳角鼙鼓旗旌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  
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鉏傑氣顧驟悍慄  
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  
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  
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一二舞旣畢

龍君大悅錫以純綺頽于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  
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  
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  
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  
令骨肉兮返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  
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  
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鬢鬢  
風霜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  
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

奉觴於毅毅踖踏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  
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嗟美人兮雨泣  
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  
休荷君和雅兮盛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  
辭去兮盃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  
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亦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  
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既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  
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湏臾埋沒於前後毅笑  
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

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君因酒作色謂  
毅曰子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  
者耶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不  
可則皆覆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問之錢  
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  
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托  
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  
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蕭然而作笑曰  
誠不知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攘五嶽洩其

憤怒復見斷金鑱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  
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  
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  
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乎若遇公於洪波  
之內玄山之中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  
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軀被衣冠坐談禮  
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  
不如者况江湖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  
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

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疆暴之氣唯王籌之耳錢塘逶迤致謝曰寡人生長深宮不聞正論邇者詞述狂狷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其夕復與懽宴其樂如舊毅錢塘君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於始雖不諾錢塘

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則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于張氏亾又娶韓氏數月又亾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繼媒氏來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盧氏女前年適清河張氏無何而張子夭亾今母憐其少艾

惜其獨居欲擇德以配焉尊意可否毅乃卜日就禮是則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極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視其妻俄憶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曰世間豈有是理乎經歲餘生一子端麗奇特毅益愛重之踰月乃穠飾煥服殷勤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

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妾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不可申志迨張韓繼卒君卜居于茲父母得以爲心矣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何恨焉因泣下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求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若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

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耶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以達君之命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泊錢塘君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是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行義爲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耶一不可也其素以操直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以心者乎二不可也因率肆胸臆酹酢紛

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子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子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深感悲喜交至復謂曰勿以異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旣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備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

金文卷之九  
十一  
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聚容狀不衰  
南海之人靡不驚惑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  
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安遂歸洞庭凡十餘歲殆莫  
知迹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  
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  
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  
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  
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  
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

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  
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毛  
髮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  
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  
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  
響嘏嘗以是說傳于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叙而嘆曰五虫之長必以靈者別斯  
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虫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  
磊落宜有承焉嘏誅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

金文卷之九  
之遂爲斯文

胡邦衡論王倫封事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



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

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率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

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  
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  
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  
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  
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  
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  
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  
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  
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

王倫國之存亾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  
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  
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  
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  
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  
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  
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  
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  
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

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袵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二人頭竿之藁

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金文卷之九

四一



